

論 聯 邦 答儲君亞心

章士釗

辱教甚善。學理與國情。本有不必相融之處。惟主張學理。而忽於國情。實學理之蝨賊。非能主張之者也。愚爲聯邦論。亦以適於國情而爲之耳。非祇見其理論甚精而遽右之也。特時人之營議聯邦者。初不問其於吾是否有合。而矢口即罵。謂於學理不通。措紳所不道。明達所不言。亂黨暴徒。輒利用以爲鼓吹。是則不可不先與言理。再論事實耳。愚爲此文。標曰學理上之聯邦論。語有範圍。自不能以事實際之談。率爾驟入。他日常更作事實上之聯邦論。爾時更賜教言可也。足下以今人惡共和如蛇蝎。茲之共和。愚不審所指。指癸丑之役以前乎。抑其後乎。愚以爲前後政象。皆於共和無與。今者之與共和相去萬里。尤不待陳。然則人所惡者。僞共和耳。於共和胡病也。今人不易辨此。故追隨強者。妄譏共和。此實理解不清。非思想矛盾也。夫共和者何。亦政制之良。足以爲民福者耳。而政制之良。足以爲民福者。泛觀當世。追溯往史。初不限於共和。今之爲政者。果政迹背夫共和。而羣福於焉大起。吾又何責。吾之不爲執政恕。特以由今之道。無變今之俗。豈真共和未可。即百易其制。亦徒見陷吾民於泥塗日加甚耳。寧有他也。足下謂其不適於共和。愚則謂其不適於一切政制。蓋旣號爲政。必有幾分基本原則保持不畔。今盡畔之。何政之足云也。然足下乃謂國情在此。豈以吾民程度之低。祇得儕於犬馬土芥之列。基本政治。且可慊不之與也耶。至曰強者在位。一切不顧。陳義雖高。如彼不聽何。此乃一時

政治之內象。非國情也。若以有人襲斷政局爲國情。則節南山云。不自爲政。辛勞百姓。鄭箋云。欲使吳天出圖書。有所授命。民乃得安。經傳所稱應天順人之舉者。豈非更確之國情乎。是知言國情者。當一以民情國勢爲主。一時之政象。常別論也。足下謂專制之根性。受之於天。政制不足遷之。此亦不盡然。好爲專制者。宜莫若吾國歷代之君主矣。而若有人敢壞其麻。制誥即無所出。此其專制之性。非中書一制有以捍之耶。愚嘗平心論之。今之爲政者。心未必盡不肖。有時不肖之事。亦未必本意所存。惟以逢迎其旨。從而甚之者。所在皆是。明著其非。慷慨爭之者。不得一人。遂演成今日之活劇。然則欲創爲政制。使人靡恥是非之心。有所寄託。以與黷政亂紀者相抗。非謂根本之圖得乎。聯邦者特愚與少數同道之士。以爲政制中之良者耳。與政制改革之談。初不相蒙。足下不善聯邦。竟以咨嗟歎息於『無術』。於一切政制足以遏暴之理。澈底非之。吾輩又有何種相同之點。足資討論。聯邦之論。初見萌芽。條理百端。未遑披露。足下亟亟以邦長擅權爲慮。若在愚之聯邦案中。則決無是病。臨時政府時代。各都督專橫跋扈。以愚觀之。今諸省將軍之肆無忌憚。且遠出各都督之上。特以其人與當塗同其系統。輿論遂不敢攻耳。然都督將軍諸制。與聯邦截然不同。此非俟全論出時。殊未易與讀者以印象。請略俟之。民氣銷沉。福乎否乎。如其否也。吾論正未可已。曲高和寡。宜和否乎。如其宜也。寧當自秘其曲。『效力』何在。初非倡公論者首當瞻顧之事也。至所謂『吞噬之變』。姑無論以言殺身。乃士君子莫逃之責。愚無所似。不敢望此。惟當此無道之世。何言將見饑饉於何人。非尋常理解所能周澈。鄙人之困於此者屢矣。今即不言聯邦。惟問足下。果其所言。與所謂『名言議論』者。有毫髮之似。

何者可與今之社會相容。則安知彼人吞噬。不別有在。畏首畏尾。身其餘幾。吾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。其他非所顧也。質之君子。得毋哂之。記者

記者足下。邇來海內乖張。萬機叢脞。國之賢者。咸歸咎於政制之不善。謂吾國地廣民衆。甲於全球。欲以單一國家。實行多數政治。實反乎政學之原理。今欲求治。非增加地方權力不可。欲增加地方權力。舍改組聯邦外。殆無他術。此聯邦論所以大倡於學士之口也。自愚觀之。政制無絕對的優劣。惟適者爲貴。適於學理者。未必適於國情。誠能兩適其宜。斯固善矣。如其不然。寧舍學理而就國情。江南之橘。遷地爲枳。雖有善制。而不能行。或行焉而未盡善。不足多也。姑以國體論之。共和之與君主。相去遠矣。吾儕在滿清時代。未嘗不渴望共和。由今思之。直蛇蝎耳。數年之間。而思想矛盾。乃至如此。是果何故乎。或曰。此非共和之不善。乃治人者之不善耳。愚以爲與謂治人者之不善。寧謂治人者之不適於共和耳。而此治人者之意嚮。即吾所謂國情也。今之主張聯邦者。徒以地方權力不足爲慮。不知增其權力。實足以資其暴戾。助其爲惡而已。嘗憶臨時政府時代。各都督之專橫跋扈。至今思之。猶爲心悸。爾時國人以中央權力失之弱。莫不主張集權。以造成強有力之政府也。今則政府強有力矣。而未免於專橫。以此例彼。其效可知。他日各邦首長專權。勢無可免。厚賦重刑。以意爲之。雖有議會。不啻敝屣。覆轍相循。終無所止。謂予不信。請申詳之。夫今之執政所以見惡於人者。以其剛愎自用也。惟其然也。故與多數政治鑿柄不容。於是所謂議會也。自治也。政黨也。與夫多數政治必需之機關。

一舉而摧殘淨盡。以快其志。遂以演成專制之局。此種根性。受之於天。成乎自然。不爲政制所遷。而政制實爲所遷。論者謂聯邦爲制治之根本。愚以爲此則根本中之根本也。如果實行聯邦之後。另有奉法唯謹之人。主持國政。愚亦不敢有所嘖舌。毋奈中國人性。大抵相類。好同惡異。幾於人同此心。心同此理。以暴易暴。非徒無益。且增紛擾。況今之執政者。其於政治舞臺上。率皆根深蒂固。牢不可拔。苟非甘心破壞。必無術以去之。際此國本飄搖鼎定之時。雖上下一心。猶虞阻越。若再稱干比戈。以事閹牆。亡可立待。至於足下所謂『聯邦之成否。惟視輿論之熟否以爲衡。輿論朝通。則聯邦夕起。輿論夕通。則聯邦朝起。初無俟乎革命也。』雖屬和平之論。以愚觀之。不過想當然耳之詞。衡之事實。或竟有大謬而不然者。民氣銷沉。於今爲極。語以國事。則恍然恟目而驚走矣。蓋明知當道不可窮以辭。故相率謹守明哲保身之訓耳。間有一二名言讜論。亦復曲高和寡。固無若何效力也。然則今之將軍巡按使。非卽異日之各邦首長乎。在今日單一制下。以大總統之威嚴。控制於上。猶難貼服。一旦撤其藩籬。俾其分立。乃僅以一有名無實之議會。拊制於後。謂其能發展地方政治。而張民權也。疇能信之。行見尾大不掉。釀成割據而已矣。又如選舉頻繁。易滋內亂。團結不堅。示弱於外。本聯邦制之通弊。施之吾國。抑又甚焉。凡茲所言。大抵皆就聯邦已成。敷陳其弊。進而論之。即使聯邦盡善盡美。吾儕竭力鼓吹。欲其見諸事實。終爲幻想。問其何故。則曰中央政府作之梗耳。夫爭權攘利。出於天性。未得之權。且猶爭之。既得之權。詎甘放棄。私權且然。況政權乎。今之以聯邦論強聒於政府者。

譬猶與狐謀皮。皮固不得。且有吞噬之憂。是故湖口而後。則有議會解散自治取消之舉。取證前事。章章明甚。今日之事。胡獨不然。奈何明知故昧。授人以柄乎。總之聯邦制在學理上。容或可行。按之實際。斷非所宜。心所謂危。不敢不言。因拉雜成書。以告足下。臨穎神馳。不盡所懷。儲亞心白。

（錄自甲寅雜誌存稿）